

可持续设计理念融入乡村文旅产品设计的课程 课程体系构建与实施策略

范一鹏

乡村文化旅游作为一种多产业融合的新业态,不仅能够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更成为传承乡土文化、重塑乡村风貌、提升居民认同感的重要载体。然而,乡村文旅产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产品同质化、对地方文化内涵挖掘不足、生态环境干扰等问题。可持续设计理念要求在设计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充分评估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经济效益,以及对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作用。将这一理念应用于乡村文旅产品设计,可有效破解现存挑战。因此,本文将探索构建一个根植于乡村、侧重于实践的新型教学框架,旨在为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与智力贡献。

一、可持续设计理念与乡村文旅产品设计的内在联系

可持续设计理念的核心是在满足当前发展需求的同时,不损害后代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具体体现在三个关键维度:一是环境维度。乡村最宝贵的财富之一就是其优美的自然环境和良好的生态基底,可持续设计理念指导下的文旅产品设计,要求从源头将生态影响作为首要评估因素,主动保护乡村生态环境,为旅游发展奠定坚实基

础。二是文化传承维度。我国乡村地区存在着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却面临着消逝的危险。可持续设计理念要求设计者深入乡村,学习传统手工艺,解读民俗节日背后的文化内涵,并将文化内涵融入产品设计。三是经济发展维度。可持续设计理念倡导一种能够惠及当地、激发内生动力经济模式,要求文旅产品开发充分整合本地资源,雇佣本地劳动力,并将部分收益用于当地公共建设与文化传承发展工作。

二、基于可持续设计理念的乡村文旅产品设计教学课程体系构建与实施

(一)挖掘乡土资源,丰富课程内容

在可持续设计理念指引下,乡村文旅产品设计教学课程体系构建的第一步是深入实地,对乡村所蕴藏的各类资源进行系统性挖掘、梳理与转化。学校应组织师生教学团队走进目标乡村,与村中长者、手工艺人、村干部等关键群体进行深入交流,聆听村庄发展史,剖析其中蕴含的伦理观念、审美情趣与生活方式,探索其转化为文旅产品故事线以及设计符号的路径;

针对当地传统手工艺(如编织、陶瓷、木作等),需深入探究其技术原理、材料特性,形成教学项目资源库。教学中,教师结合资源库中的具体案例,讲解传统手工艺在本地的发展脉络、文化价值与生存现状;技术学习阶段,邀请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现场授课,学生通过亲手制作,深刻掌握材料特性、工艺难点与成品标准;创新设计阶段,学生以小组为单位,结合现代审美趋势与市场需求完成设计任务,强化设计实践能力。

(二)强化设计实践教学,促进理论落地

学校应与当地政府、村“两委”及相关文旅企业签订长期合作协议,明确各方权利、责任与协作方式,共建常态化教学实验室。实验室需配备工作坊、展示厅,保障学生的设计构思能够就地快速转化为模型或样品。课程实施应全程采用以真实项目为驱动的教学模式,项目选题源自乡村实际诉求,例如“为本地即将消逝的某传统节日设计一套可持续体验活动与衍生品”。学生以小组形式承接项目后,通过访谈当地用户、实地测绘、市场分析等环节开展调研,再与村

民、企业反复沟通,最终完成设计方案。而后,学校联合乡村企业举办学生作品成果展暨订货会,邀请潜在投资方、采购商与媒体参与,推动设计成果直接转化为商品;或者将设计方案系统整合后作为公益成果移交给村“两委”,作为其未来文旅发展的备选方案。这一模式可实现学生创新成果的产业化落地,助力乡村文旅资源可持续发展。

结语

将可持续设计理念深度融入乡村文旅产品设计教学,需深入挖掘地方自然生态、传统文化及生产生活资源,并将其系统性地转化为课程内容;同时构建“校企地”协同实践平台,推行项目式教学方法,提升学生解决复杂现实问题的综合能力。这种课程体系致力于培养具备可持续发展观与创新设计能力的专业人才,为乡村文化延续、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注入持久活力。

(作者单位:蚌埠学院艺术设计学院;本文系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质量工程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地方应用型高校美育教学管理研究——以蚌埠学院为例”(2023jxgl061)。

质朴戏剧的作者式表达与极简克制风格 ——兼谈现代戏剧《人民永和》的创作

李昕婕

一、质朴戏剧的当代演绎

“质朴戏剧”也称“贫困戏剧”,是20世纪波兰戏剧家、导演耶日·格洛托夫斯基提出的戏剧理论与实践体系。他在《迈向质朴戏剧》一书中指出,“戏剧的本质”是“剥去戏剧非本质的一切东西”,其核心在于剥离戏剧中的非必要元素,回归演员与观众的直接交流。这里的“质朴”或“贫困”,并非指资金匮乏或制作粗糙,而是一种主动的艺术选择。它刻意削减戏剧中所有非必要的外部元素,只保留无法再简化的核心构成——演员的身体、声音,以及演员与观众之间的关系。

今年9月,黄河戏剧节上演出的现代原创剧《人民永和》便是质朴戏剧的代表。该剧作为人物传记类作品,围绕原辉县县委书记、水利部原副部长、河南省委原副书记郑永和的英模事迹,讲述其离休后依然带领一群离退休干部、发动山区群众修路修渠的奋斗故事。剧本创作历时8年,经过多次修改,其间5次推倒重写,本次上演的是原剧本的下半部分。饰演郑永和的演员邵华增坦言,他曾亲赴郑永和书记生前居所,有幸见过郑永和本人;为塑

造好人物形象,他凭着记忆努力还原人物本真。也正因为如此,现场演出中,观众无不为剧中质朴的戏剧风格、真实的人物塑造与克制的艺术表达深深感动。

二、戏剧作者性与导演自我指涉的“内心戏”

本剧编剧兼导演李云年近七旬,却始终追随剧团辗转各地演出;演出间隙,他还不辞辛劳地指导排练、调整剧本。这份执着与付出,既源于对戏剧艺术的赤诚热爱,更源于对郑永和书记的那份独特感情——导演李云本就是辉县当地人,是郑永和书记修渠工程的受益者,用家乡戏演家乡人是他多年的夙愿。李云坦言:“我心里一直惦记着郑永和书记,若没能把他立在戏剧舞台上,实在愧对他的恩情。”

舞台上,“郑永和书记”带着离退休干部服务队“化缘”,四处求助的情节,实则是李云导演排戏筹资过程的自我映射与作者式表达。郑永和离休后依然心怀愧疚,深感欠下乡亲们的债,这份情感内核,亦是导演李云自身心境的投射——他深感“欠下了郑永和书记的债”。创作者的这些“内心戏”转化为舞台上的具体行

动,成为该剧感人至深的缘由。舞台上的唱词歌咏郑永和“历尽千难与万险,归来仍旧是少年”,舞台下李云讲述排演情景时神采奕奕的模样,不也是“归来少年”吗?辉县市豫剧团所演绎的辉县故事,借由戏剧作者性,将英模背后的传记故事演绎得质朴而动情。

三、克制的艺术风格与极简的舞台表达

相较于诸多英雄礼赞式演出,该剧最突出的特点是坚守克制与留白。英模题材现代戏往往围绕苦难历史展开,戏剧表现易陷入“口号化”误区,演员表演易出现情绪过于饱满的问题。而该剧从质朴戏剧理念出发,让观众与观众面对面交流,台词质朴无华,唱词兼具诗意,表演中不刻意“给满情绪”,而是留有喘息和深思的空间。以郑永和去世的情节处理为例,演员仅以默默下台的动作完成演绎——既没有群众演员哭天抢地的夸张渲染,也无过多音乐烘托的刻意煽情,幽幽切切间留下无限怅惘的余思,巧妙平衡了戏剧的假定性和真实性。

追求戏剧极简、诗化原则的艺术

风格,是本据践行质朴戏剧理念的另一鲜明特点。场面调度充分利用舞台空间,主人公在Z字形后景“村头山间”中走走停停,富有创新性的一幕是“郑永和”带领离退休干部“化缘”,演员从舞台走向幕后,又从幕后走出并走下舞台,与台下观众互动“化缘”——这种处理将戏剧“说人话、做人事”的真实感传递给现场观众,助力观众走进角色内心。此外,该剧没有过多场景变换,仅以空中悬挂的风景画框、办公室文件柜等代表场景空间。这种处理借鉴了戏剧舞台的“假定性”传统,并将其灵活融入现代戏剧表达,成为民营剧团“艰苦奋斗”的舞台映射。

黄河戏剧节上,以《人民永和》为代表的质朴戏剧,成功塑造了河南英模郑永和的鲜活形象,在真实事迹与艺术表达中努力追求平衡,成为散文诗化戏剧的代表作。其对传统艺术观的守正和对当代戏剧理念的创新,构成了当代中国故事“以文化人、以美铸魂”的生动范本。

(作者系郑州大学新闻学院广电系讲师,北京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电影教育、影视理论与批评、亚洲电影。)

新文科视野下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路径探析

郁俊利

这决定了大学英语必须从“工具性”转向“人文性”,但这种转变并非削弱语言技能训练,而是在语言教学基础上拓展育人功能,让英语课堂成为综合素质提升的阵地。

二、当前大学英语教学与新文科要求的差距

尽管新文科建设持续推进,但大学英语教学在对接人才培养需求上仍有明显不足。

课程体系方面,多数高校仍维持“综合英语+听说读写”的传统模式,缺乏与专业特色的结合。例如,法学专业未融入国际法律文书解读训练,新闻传播专业缺少跨文化传播案例分析,艺术类专业缺乏国际艺术交流所需的专业英语内容。这种“一刀切”的设置,导致语言学习与专业需求脱节,难以满足个性化培养需求。

在实际教学中,填鸭式教学仍占主导地位,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缺乏独立思考 and 动手实践的机会。文化教学多停留在介绍西方文化表象层面,未能引导学生进行中西文化的深层比较,也缺少用英语讲述中国故事的训练,难以有效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与创新精神。

评价机制问题显著,多数高校过度依赖期末笔试,偏重语言知识记忆,忽视对跨文化交际能力、批判性思维与创新实践能力的考核。这种单一评价方式既无法全面反映学生的综合能力,也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与新文科多元化培养需求不相适应。

此外,师资与资源建设存在明显短板。许多英语教师长期专注于语言教学,缺乏文史、经管、科技等跨学科知识储备,对新文科涉及的新兴领域了解有限,难以设计深度融合的教学内容,直接影响跨学科教学实施。同时,市场上缺乏与专业需求匹配的特色教材,校内也缺少跨学科英语实践平台,教学案例脱离实际应用,制约了教学改革的深入推进。

三、大学英语教学服务新文科人才培养的创新路径

为对接新文科需求,大学英语教学需在课程、教学、评价三方面系统改革,构建全方位服务体系。

(一)构建三维融合的课程体系

建立“通用基础+专业融合+文化传播”三位一体的课程架构。通用基础模块保留核心语言训练,融入新文科元素,比如学术写作引入“数字经济与社

会治理”“生态文明”等跨学科议题,阅读课程选取“科技伦理”“文化多样性”等思辨性文章,引导深度讨论。

专业融合模块打破学科界限,开设特色课程。如文史类设置“中华典籍英语译介”,指导经典文献翻译;经管类设置“全球经济热点英语分析”,训练国际经贸解读能力;理工科设置“科技英语与国际创新前沿”,提升学科交流能力。这类课程需英语教师与专业教师共同开发,兼顾语言规律与专业需求。

文化传播模块聚焦跨文化沟通能力,通过“中西文化比较”“中国故事国际传播”等课程,引导学生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并尝试用英语表达。还可模拟国际学术会议、跨文化谈判等场景,在实践中提升文化传播能力,且教学需超越知识传授,注重培养文化比较与批判思维。

(二)创新项目驱动的教学模式

应大力推行以真实问题为核心的项目式教学,推动跨学科协同合作。以“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播”项目为例,可以组建由建筑、新闻、旅游管理等不同专业学生构成的项目团队,引导学生运用英语开展实地考察、撰写

调研报告、制作多语种宣传资料。在这样的项目实践中,英语不仅是学习的目标语言,更是团队协作沟通和成果展示的重要工具,能使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同步提升语言运用能力和专业素养。

同时,可借助线上线下融合模式,组织学生开展“全球性问题研究”项目。围绕气候变化、贫困治理等全球性议题,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引导学生查阅国际前沿文献、开展比较研究、撰写研究报告并进行成果展示,以此培养学生的全球视野和跨文化研究能力。

(三)建立多元立体的评价体系

改革单一考试模式,构建过程性与终结性结合、知识与能力并重的评价体系。将平时成绩占比提升至50%以上,除纳入课堂参与度、项目表现、实践成果外,还可增加“跨学科协作日志”“英语反思报告”等评价内容——要求学生用英语记录项目推进中的问题与解决思路,反思语言运用中的不足,以此考察学生的自主学习与自我提升能力。

评价跨学科项目时,需制定细化的评分量表,从“英语表达准确性与流畅

加强乡村伦理治理,是构建现代化乡村、实现乡村发展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重的重要载体。在现代化进程中,乡村面临道德记忆淡化、人际关系功利化、代际冲突加剧等伦理困境,需要通过重构乡村秩序、激活内生动力进行破解。

一、现实情境:乡村振兴中的伦理秩序转型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主要聚焦于经济指标与基础设施完善,在推动乡村地区飞速发展的同时,一些矛盾之处也凸显出来。在互联网经济时代,跨地域经济流通得到加强,与传统乡村地缘经济模式形成激烈碰撞,使得农村空心化、加剧了代际冲突;在精神文娱层面,网络短视频平台虽然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却也导致乡村生活趋于泛娱乐化,弱化了情感联结,使得道德记忆淡漠、人际交往单调,乡村道德生活呈现“荒漠化”特征;受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影响,部分偏远乡村地区仍存在陈规陋习,给基层治理带来一定难度。上述问题无不表明,当下乡村社会秩序正经历深刻的现代化演进与重塑。这一过程以乡村振兴为引领,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文明,推动乡村治理体系与社会结构向更加法治化、民主化和充满内生活力的方向升级。伦理与法治犹如“一鸟双翼”,在乡村文明不断丰富发展的同时,乡村治理的伦理秩序也迎来系统性转型。

二、理论框架:伦理治理的融合逻辑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伦理治理,需构建“传统伦理—现代治理—价值引领”三位一体的融合框架,其核心在于通过伦理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价值共识的深度凝聚,实现乡村秩序重构与文明复兴。

(一)传统伦理的现代转化

传统农耕社会“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存智慧,蕴含着“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思想。进入现代社会后,人口大量增长、经济快速发展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格局。在乡村环境治理中,应将这一生态思想落到实处,探索更为科学合理的治理办法,打造宜居乡村,真正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其次,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揭示了乡村社会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人际关系网络,这一模式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在治理实践中,可将其转化为“熟人社会”的治理优势,如通过宗族长者调解邻里纠纷、依托乡贤推动公共事务开展,有效降低治理成本;推动现代乡贤文化融入现有治理体系,为乡村治理作出贡献。在文化宣传层面,对“忠孝节义”等传统价值进行现代诠释,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治理效能,实现传统伦理的现代性重构。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土化嵌入

建构社会共识需立足具体实践,实现文化符号的具体化表达。一方面,将“诚信”“友善”等抽象价值转化为具体的行为规范,赋予传统节日新的伦理内涵,如将端午节“赛龙舟”活动与环保教育结合,组织村民清理河道垃圾,强化守护家园的集体伦理意识。另一方面,注重伦理价值的代际传承,通过“祖孙共学”“家书诵读”等活动,促进代际间的价值融合。

同时,需借用宣传手段,打造本土化道德空间,确立起对“良善生活”的追求。在村庄规划中融入伦理元素,如在墙面上镌刻本地孝贤故事,让村民在日常生活中接受道德熏陶;通过集体劳动、节庆游行等实践活动强化价值认同,将“勤劳”等传统美德转化为具体行动与身体记忆。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土化嵌入过程中,基层干部应以身作则,从“道德说教者”转变为“价值践行者”,激发村民的价值认同感,推动形成乡村伦理自治的良好局面。

(三)构建乡村治理伦理共治协同网络

乡村振兴的伦理治理并非单纯自发过程,也非单向的自上而下传递,而需构建“政党引领—多元共治—村民自治”的协同网络。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作为新时代破解乡村治理困境、提升治理效能、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新型范式,应当突出顶层设计与协同联动:基层党组织通过“党员联户”制度将道德要求传导至基层,形成示范效应;积极吸纳新乡贤、社会组织等主体参与治理,形成协同效应;通过“村民说事”等形式达成道德共识,构建“价值引领—制度约束—行为激励”的闭环机制。

价值引领旨在强化集体主义精神,抵制个人主义侵蚀,破解乡村道德“荒漠化”问题,回应“为何治理”核心命题。制度约束应从法律层面强化个体责任义务,为治理提供法律依据,明确治理路径;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培育则需实现传统基因到现代精神的创造性转化,保障治理的持续性。提炼“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普世价值,吸纳契约精神、权利意识,并将其运用到乡村治理实践,如浙江“枫桥经验”将“无讼”理念与法治精神结合,正是基层治理自治的典型范例,其法理与价值观念的深度契合,构成了基层治理自治的不竭动力。

(作者单位:安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系安徽省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基于二十大精神对卫生健康领域中的社会公平与共同富裕研究”(编号:2024AH052625),安徽省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健康人文理念下医学叙事的伦理向度”(编号:2024AH05262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度”“专业知识与语言的融合度”“团队任务贡献度”“解决方案创新性”四个维度进行量化评分,由英语教师评价、专业教师评价及学生互评共同构成成绩,确保评价的全面性与客观性。

期末考核采用“成果展示+答辩”替代传统笔试,学生提交研究报告、翻译作品、创意视频等实践成果,并用英语陈述答辩。还可引入企业导师、国际学者参与评价,丰富评价视角。同时实施分层评价,对基础薄弱学生侧重语言准确性考核,对能力较强的学生注重思维深度与创新性评价,鼓励学生参与“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中国文化外译大赛”等赛事,将赛事获奖情况或参赛过程性材料纳入评价体系,切实激发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热情与发展潜力。

结语

新文科建设为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提供了契机,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学英语教学需把握机遇,通过课程重构、方法创新与评价改革,实现从语言教学到素养培育的转型。要加强与各专业的协同联动,深化改革,完善教学体系;注重师资队伍建设,通过跨学科培训、学术交流提升教师综合能力;保持开放创新,借鉴先进经验,结合本校实际探索特色发展路径。唯有如此,大学英语教学才能在新文科建设中彰显价值,助力培养兼具家国情怀、全球视野、跨学科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作者系华北理工大学迁安学院讲师)

浅谈乡村振兴视域下的乡村伦理治理

王文斌
胡宗霖
张博